

為忠學又指此
勿月為此

領袖言論十講之一

——國民精神鑄型論——

周鼎珩撰

領袖言論十講之一

國民精神鑄型論

一 釋精神

有人以為在抗戰的現階段中，國家存亡，確實到了最後關頭，我們的自救之道，是在足食足兵，開物成務，一舉一動，都應當從實際上做工夫，決不能再談空洞的精神，以致重蹈了宋儒侈談性理的遺傳病，結果弄到空虛無物，徒徒削弱國家的力量。

這種說法，簡直兒沒有看清楚「精神」是甚麼，最大的錯覺，是將精神看成空虛的，而與實際生活脫了節。誠然，宋儒之談性理，是流到「玄」的境界，同時我們也承認所謂性理乃是精神上一種作物。但是因為宋儒之談性理，一乘空想，不切實際，流到「玄」的境界，久而久之，所以造成千百年來精神上之萎靡不振，內政之不修也以此，外患之不靖也亦以此，基於這種歷史的成因，故稱我們要重新檢討我們的精神，一掃歷來不良之積習，指陳出一條正當的途徑。本來，宇宙的構成，不外二端，一曰精神，一曰物質，然而精神與物質，是互相對待的，而不是截然分離的，宇宙之間，沒有離開精神的物質，一草一木，皆有精神，也沒有離開物質精神，一生一死，均附物質，由是可見精神也者，決非空洞無物，實所

以開物而成紛也。

領袖說：

「……精神與物質，原屬一體之二面，同物之異象，相因而生，相需而成，在本質上既不可分離，在學理上自不容偏重。」——摘青年為學與立業之道訓詞。

我們要透澈認識這一段話，先要從宇宙說起，宇宙最初的構成體，究竟是甚麼，易經稱為太極，太極者，始初之義也。根據漢儒的說法「一畫為太極」，是從空無所有的當中，剛剛看了一點，那一點最初的構成體，便是太極，太極本身，分懸陰陽兩象，於是生出兩儀，何謂陽，陽是一種「動能」的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精神，何謂陰，陰是一種「靜在」的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物質，故從太極開始，就含有陰陽兩種性能（精神與物質），不可分的相互為用，而成為宇宙之體，所以說精神與物質原屬一體之二面，同物之異象。我們再拿人類現實生活來看，如果某甲的營養好，物質環境比較優越，他所表現出來的精神，一定也比較優越，某乙的營養不好，物質環境比較惡劣，他所表現出來的精神，一定也比較惡劣，這可以說明物質是能培養精神的，又如某甲夫婦精神健壯，通常必能多產佳兒，某乙夫婦精神衰弱，其所生產子女，通常不易長成，或是根本就不生育，這可以說明精神是能創造物質的，物質能夠養成精神，精神能夠創出物質，所以說相因而生，相需而成，在本質上既不可分離，在學理上自不容偏重。

從上面，我們可以看出精神與物質二者之不可分性，尤其是精神，決非空虛無物，一種想像中的存在，至少至少，二者之間，是互相配合而成爲體，易曰：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」，道訓爲路，就是由宇宙到人生構成的路徑，從這種構成的路徑上推究，自始就是陰陽互用，也就是物質與精神的互用，然而單是這樣說明還不够，我們站在人的觀點上，認爲精神的效力和分量，遠超過物質之上。

領袖說：

「我們必須承認精神力量的偉大，超過於一切物質的力量；有了精神，一份的物質，可以當作十份的物質來使用，而且能創造出多量的物質，沒有精神，像總理所說的人的身體，就成爲死物，憑你有怎樣多的武器和物質，也一概歸於無用。」——摘關於精神總動員講詞。

記得春秋的時候，曹蕩論戰，曾經說過：「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」，兵還是一樣的兵，將還是一樣的將，爲何一鼓可以作氣，再而三便就衰竭了，這就是在乎精神上的效力，不僅作戰是如此，推而至於一切一切，亦莫不如此，所謂「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」，連日常的一聞一見，一飲一啄，無不以精神爲依歸，這種道理，求之於任何事物之間，都是極其明顯的，然待乎多說，我們要進一步說明人的宇宙，是以精神爲主宰，而求開物成務的，無怪宇宙怎樣構造萬物萬靈，要不外「靜在」與「動能」兩部門的

互相配合，不過有的是「靜在」的分量多於「動能」，有的是「動能」的分量多於「靜在」的分量，從人類到禽獸，由禽獸到草木，再由草木到山川，這樣來觀察宇宙萬象，「動能」的分量，就越來越少，而「靜在」的分量，就越來越多，反過來，從山川到草木，由草木到禽獸，再由禽獸到人類，如果這樣來觀察宇宙萬象，那就是「靜在」的分量，越來越少，而「動能」的分量，越來越多，於是我們得着一個認識，人在宇宙間，是極萬物之動，而擅萬物之能，宇宙間精神最豐富的，要算是人類，「善走者用四足，善飛者用兩翼，所有的萬物萬體，凡是擅長那一種的性能，他一定就倚賴那一種性能而存在，這是一成不變的法則，人類秉賦，既是獨富於精神，無疑的也以精神為主宰，來取得生存，所以我們站在人的觀點上，必須承認精神力量的偉大，超過於一切物質的力量。

易經上解剖宇宙之進化，分爲四個階段，曰元、曰亨、曰利、曰貞，由極強的精神，到極多的物質，乃至構成現在的宇宙，甚麼叫做元，元訓爲始，爲大，爲太初之能，就是在混沌的時候，宇宙之間，渾然大空，看不見物，可是充滿了一遍的生機，這是精神極強的階段，物質之量，極多極少，幾乎等於零，甚麼叫做亨，亨訓爲通，爲和，爲互有因緣，就是由太初生機，鼓舞激盪，相互之間，漸次得着諧和配合，於是展開宇宙萬有生命之雛形，這是精神較強的階段，雖有物質，但其分量，猶不及精神之多，甚麼叫做利，利訓爲暢，爲流，爲各遂生命，就是宇宙萬物萬體，盡量發展，各就其生命之流，分門別類，暢達無餘，

而成爲萬有之生命體，這是精神較弱的階段，物質之量，已逐漸的加多，甚麼叫做真，真固爲固，爲靜，爲凝結之質，就是萬有生命體，到了這個時候，已告衰老，而呈獻出一種靜固的象徵，活潑的動能，極其微薄，其所表現出來的，幾乎全部是物質，這是物質最多的階段，精神的分量，漸次歸於無有，在這裏要作一個附帶的聲明，宇宙萬有生命體，到達衰老，完全靜固，成了一片死的物質，豈非宇宙就要滅絕了嗎？不，宇宙間各個生命流，不是同一時間生長，也不是同一時間衰落，乃是參差不齊的，新陳代謝，要之，從這個進化的過程中，我們可以看出萬物萬體，是由極強的精神，鼓之舞之，啓之發之，逐漸逐漸的歸於極多的物質，在這過程中，精神是一種生長的機能，沒有精神，就生發不出物質，所以說精神可以創造出多量的物質。

其次，要說明精神的「重心」是甚麼，我們怎樣來涵養精神啓發精神。

領袖說：

一天下萬事萬物，皆由此誠心所生，都靠此誠心維繫，如果一念不誠，則萬物皆假，一切皆歸於虛無，所謂誠者，物之始終，不誠無物。——按做人革命與建國大義講詞。

從這裏，我們找出精神重心的所在，——誠。中國歷來的學者，尤其是宋儒，對於精神上的解釋特別多，然而頭緒紛紜，莫衷一是，所以弄到後來，就漸漸的流到空濶的境地，其實，精神的現象，固然是很繁，如果尋根究底，從人生社會來看，有一個博而反約的重心，一言以蔽之，誠而已矣，周易下經三十四卦，是說明整個人生社會的，而以咸恆冠之首，咸

着，無心之感，恆者，有守之情，無心之感，感之純者也，恆者，有守之情，情之極者也，這一情一感，就是誠字內涵上兩個注腳，所以一部人生社會，就開端於誠，也就是建築在誠字上，反過來，社會不誠，社會所表現的精神，必然的是由鬆懈而歸於敗壞，人生不誠，就談不上是人生，更無有於精神，推而至於宇宙萬物，亦莫不如此，宇宙萬物之成，是由於一種熱力，這是近代世界科學家所承認的宇宙萬物的熱就是人生社會的誠，這裏面道理，說起來很多，不過我們只是要認識了精神上的重心，認識了重心然後知所趨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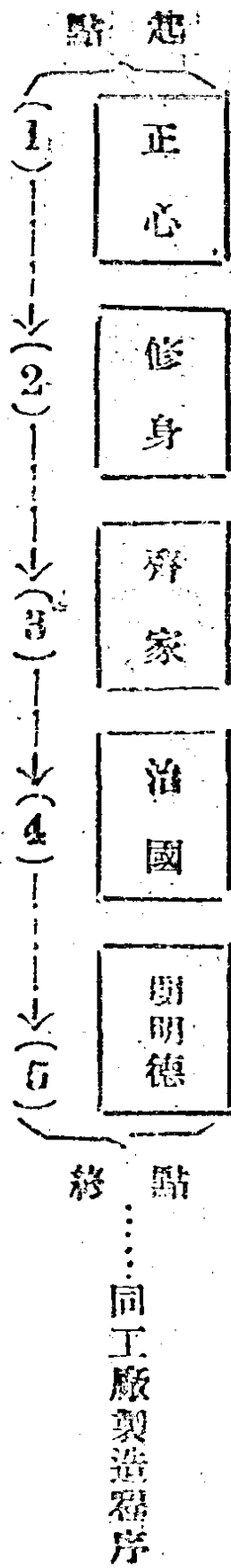
二 國民精神與國家興替

任何一個國家，他的盛衰，或是治亂，有其一定的跡象，而且這種跡象，是由微而顯，由隱而著，積年累月，逐漸造成的，極不是盛於盛的時候，而是盛於未盛的當初，衰不是衰於衰的時候，而是衰於未衰的當初，治也不是治於治的時候，而是治於未治的當初，亂也不是亂於未亂的時候，而是亂於未亂的當初，不過在當初的跡象，是極其隱微，很不容易被一般人所能看見，為甚麼呢，因為自始見的跡象，僅僅潛伏在一般人的意念之間，由人的意念，久而久之，纔演變而為社會的趨向，復由社會的趨向，久而久之，纔演變而成國家的風氣，到了成就為國家風氣，那已經是鑄定了盛衰治亂的模型，要是風氣敗壞，一定要經過一度的衰亂，所以

領袖說：

「現在我們社會，如此騷亂，國家如此危亡，其根本原因，即在人心風俗的腐敗惡劣。我們要救國家，就要先救國民，要救國民，非先改革舊心理，造成新風氣不可。」——摘心理建設之要義辭詞。

我們要把國家縮小當作一個家庭來看，那就再明白不過，如果某個家庭，佈置得很整齊，洒掃得很清潔，作息有一定的時間，起居有一定的規律，做工的勤懇做工，求學的奮發的求學，這樣下去，這個家庭，沒有個不興盛的道理，反過來，如果某個家庭，塵灰滿屋，亂七八糟，深夜還不就寢，日中還不起床，做工的也不好好的做工，求學的也不好好的求學，一切一切，都表現出頹唐弛廢的狀態，這個家庭，必然的要歸於墮落，國家的盛衰和治亂，也同家庭一樣，所以歷來賢明政治家，無不以正人心，端風俗為政治的先驅，從國民精神上，來建樹國家的基礎，大學有謂：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，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，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，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，」古之稱為天下，天下者帝王之治，即現在的國家，古之稱為國，國者，諸侯之治，即現在的地方，（如省縣）故欲明明德於天下，求國家之治理隆盛，必自正心始，由正心到明明德於天下，是有「連續程序」的，如同工廠裏製而造的程序一樣，由取得原料到製就零件，由製就零件到配裝出貨，要遵循一定的軌道，如誤出貨精良，非從原料上注意不可。



領袖說：

「人心之陷溺，風氣之頹敗，此而不能振拔轉移，則任何努力，終渺成效，一切事業，將無希望，反之，若人心振作，風氣一新，則激盪鼓舞，必成莫可或禦之勢，而使人人有不期然而然不得不向善者，於是一切軍事政治社會經濟，各方面之問題，皆可迎刃而解。」——摘欲弭禍亂必先正人心講詞。

一個國家之所以衰亂，是由於積年累月，逐漸造成的，要經過好多的時間，纔現出衰亂的現象，前面已經說過，而且一個國家的事象，千頭萬緒，是很繁複的，尤其在衰亂的當中，許多事象，繁複得不可捉摸，因此，在衰亂中的人們，很容易迷離恍惚，囿於所見，困於所聞，看不出真正的衰亂原因，有時候只看到一個角落，以為癥結在此，其實是分肢割體，忽略了全部的機構，缺乏整個空間的認識，有時候只看到一段現象，以為癥結在此，其實是斷章取義，忽略了歷史的演變，缺乏整個時間的認識，中國自清末以來，國勢是一天一天的頹蹙飄搖，有不少的謀國志士，彼亦一主張，此亦一主張，有的看到中國的貧，於是主張實

業救國，有的看到中國的弱，於是主張軍備救國，有的看到中國的私，於是主張法治救國，有的看到中國的愚，於是主張教育救國，當然，實業、軍備、法治、以及教育，乃是一個國家不可少的幾個重要工作，不僅中國是應該重視，任何國家，都是重視的，然而所謂貧，所謂弱，所謂私，所謂愚，還是衰亂中的幾種現象，而不是衰亂的原因，如何構成貧，如何構成弱，如何構成私，如何構成愚，還有一個原因在，那就是領袖所說：「人心之陷溺風氣之頹敗」之所致也。有人患心病，由於精神衰弱失常，影嚮所至，於是五官百骸，都生了病，在這種病勢之下，如果忽略了心的病源，而僅是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縱然可以醫好了一部份，終歸是無濟於事的。

論者或許懷疑我們這種看法，我們再從歷史上的事實，求得證明，中國在嬴秦的時候，商鞅李斯之輩出，講戰鬥，尚刑罰，核名實，於是形成有秦一代之勇敢冒險的精神，但其流風也，失之於刻薄，所以雖能併吞六國，統一海宇，僅傳二世而亡。漢承秦核，力矯其弊，在綜核名實信賞必罰之外，尊經重儒，雜以黃老，於是形成西漢一代和平篤實進取之精神，故一面有文景承平富庶之業，一面有武帝開疆拓土之威。光武中興，鑒於新莽篡竊，獨以氣節為海內倡，所以到了東漢的末季，死難就義的人，是特別的多，魏晉六朝氣味，漸漸的消薄，秦實收聲，虛浮成習，一以文藻風流為能事，於是一般國民，自立自強的精神，就日漸其散失，結果弄到五胡亂華，李唐突起，力救八代之衰，一掃浮華，而從實際上崇儉修

禮，利用厚生，於是養衣莊嚴堅實之國風，而奠唐代四百年之基礎。後五代無足言者。及至宋興，專談性理，導人入玄，於是國民的習尚，不知不覺，流到空想虛無的境界，其精神所向，獨重保守，故至金遼之亂起，徬徨無措，一蹶而不能復振。元起於蒙古遊牧地帶，當時民氣，以強悍著稱，但儀德不修，攻伐是尚，故國威雖被於陞亞兩州，不及百年，即斬其袂。明取宋元兩代之所長，而棄宋元兩代之所短，在功利上是講究實行的精神，在道德上是倡導寬仁的器量，亦進取，亦保守，故在開國初年，而有三保太監下西洋之壯舉，及至末年，忠臣烈士，捨身殉國的，是層出不窮，一直到了滿清中葉，社會上的動態，還不斷的看到明代遺留下來的忠烈痕跡。清代因求便於統治，棄德任知，專從文物研摩上做工夫，而置國力籌備於不顧，風氣流播，民無所聞，士無所見，僅僅是在低流水準線上討生活，所以到後來海禁大開，就勢如破竹的崩潰下來，基於這一大段的歷史，已經可以看出任何一代的國民風氣和那一代的國運，是成比例的，為求更明確起見，作表如次。

國民精神

國家興替

嬴秦

(好戰尚刑)

(雖強不久)

西漢

(修文講武)

(文備武張)

東漢

(崇尚氣節)

(國無叛亂)

魏晉六朝	……	(文藻浮華)	……	(國衰民弱)
隋	……	(民無定型)	……	(國無定局)
唐	……	(崇實厚生)	……	(規模宏遠)
後五代	……	(苟且偷安)	……	(局促而亂)
宋	……	(清靜保守)	……	(國勢日削)
元	……	(慄悍尚勇)	……	(拓土開疆)
明	……	(端禮重功)	……	(攻守兼備)
清	……	(任智用巧)	……	(國衰不立)

撇開中國歷史不談，我們再看外國，又是怎樣，就拿這次歐戰中的德法兩國來講吧，德國將來終歸是失敗，那是另一問題，在本文裏，不必去檢討，然而法國在被德國在很短期內征服了，這是當前鐵一般的事實，法國為甚麼輕輕俏俏的就這樣容易屈服，德國為甚麼轟轟烈烈的就這樣容易勝利，如一究其實際上的原委，並非偶然，有他一定的成因，本來法國人

民，一向是酷愛自由的，而且有些是自由得過大，尤其在第一次大戰成功以後，忘其所以，狃於安逸，一般國民，羣趨於驕奢淫佚之途，不看別的，凡是世界上享樂品，和奢侈品，製造得極精巧，極美麗的，大半都是來自巴黎，就這一點，已足證明其國民精神是怎樣浪漫而放縱，焉有不被人征服的道理。相反的，德國自被英法戰敗以後，全國上下，戒慎恐懼，生聚教訓，埋頭苦幹，凡是世界上機械工業，比較進步，以及科學上有價值的發明，毫無疑問的，是首推德國，這樣一個立國的精神，以之和浪漫放縱的法國相較，又焉有不戰勝的道理。要之，不論中外國民精神，是支持國家唯一的柱石，國民精神，如果是放縱浪漫，或是頹廢消失，任憑怎樣整軍備武，修法勵治，以至於創教育，興實業等等，其結果的功效，都是微乎其微。

在這裏要插一段說明，有些人認為挽救人心，是要依靠教育，教育的功效，不能算是微乎其微，這種見解，我也承認有一部分是對的，然而就目前現象上來觀察，現在支持社會的人們，尤其是導演社會的一些知識分子，那一個不是受過相當教育的，怎麼不能轉移風氣，而且是弄到每况愈下呢，這是一個明證的反證。因為學校教育脆弱的門牆，畢竟抵擋不住社會生活洪流的襲擊，以時間相比較罷，一個人在學校受教育前後，最多不過十幾年，而在社會上的生活，就有幾十年之久，以幾十年對十幾年，當然是短期間的陶冶，抵不上長期間的消磨，我們常看見好多人，在學校的時候，是個端莊純正，絕好的學生，後來到社會上去，

就慢慢的變了質，甚至和以前當學生的時候，殺為二人，這些這些，都是在在說明教育固然是挽救人心，轉移風氣方法之一，可是不能算做獨一無二的方法。

三 近百年來國民精神之墮落

講到這一個節目，個人是幾乎要流淚了，並不是發牢騷，只要放開眼一看，我們全國那一處，不是表現着萎靡頹唐，紛歧紊亂，因循苟且，乃至於自私自利，假使稍有心肝的人們，還沒有癡癡到了殭尸的境地，是如何能夠不感覺到難受，然而儘是難受，是無濟於事的，我們還得平心靜氣來檢討，現在分爲兩部門來說，第一指陳墮落的現象；第二研究墮落的原因，認識了現象與原因，然後才可以謀取改革之道。

甲、墮落的現象

目前全國所表現的一般惡現象，老實的講，實在是百孔千瘡，很難的握住要領，作有次序的述聞，我們在未說明之前，請先看領袖所說的幾段話是怎樣。

領袖說：

「現在一般中國人的生活，是污穢浪漫，懶惰頹唐的野蠻生活，不是人的生活，無以名之，只可名之曰鬼生活。」——摘新生活運動的意義和目的講詞。

又說：

「我們自己把固有的美德，很完備的立國精神，很好的主義，統統都拋棄不要，只會今天東拉一點，明天西拉一點，不僅是忘了自己固有的立國精神，而且忘了他自己是一個人，更忘了他自己是一個中國人，所以弄得我們固有的民族道德精神喪失得一丝不留。」——摘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講詞。

又說：

「現在一般人心，習為虛偽，尤其是政治上一切的事情，十件事就有十件是上騙下，下騙上，一點也不確實，……因此我們國家，無論大小事業，沒有一件做得確實，沒有一件能夠成功，弄成現在這種危急存亡的局勢。」——摘政治建設之要義講詞。

對於當前的惡現象，領袖指斥出來的，是特別多，我們引證，實在是引證不盡，根據上面幾段話，已經可以看出一些頭緒，就是在生活道德上，失去了自覺的能力和精化思想上，失去了自信的能力和精精神，在政治社會上，失去了自立的能力和精精神，由不能自覺，到不能自信，由不能自信，到不能自立，這種危險的程度，不必多言，可以想見。

我們試從生活道德上，舉幾個實例，大家應該不會忘記，在七七事變發生之前後，上海南京以及武漢各都會裏面，是怎樣的紙醉金迷，到了夜間兩三點鐘，乃至於天明，還不斷的聽着高樓大廈中的管弦猜喝之聲，這種生活上的表現，必然的是要走上衰亂，如再真實一點來講，例如製做衣服，若干年前的衣服，紐扣領子袖子，以及後身起坐處，一定是縫得很

牢，因為在製做的當初，就顧慮到這些地方容易壞，現在的衣服是怎樣呢，一件新衣服，穿了不久，紐扣就會落了，線纜就會綻開，這雖說是件小事，足見民氣日薄，國家的物力，可就受損失了，尤其是女人的服裝，上身旗袍，長得拖地，下身短褲，短到腿股之上，這種不倫不類的樣法，假使陳列起來，待到千百年以後，一定引以為奇，傳為笑料，又如進館子吃飯，飯粒是比米粒胖大好幾倍，米汁都煮盡了，而所炒的菜，是在菜炒好之後，再放生油，看起來米油是很多，其實是很少，而且服下去，感受不調和，這當然影響到國民健康問題，由健康問題，影響到意志衰弱。再如造房子，過去所遺留下來古廟祠堂等等的建築物，牆脚柱脚，是如何穩固，磚木原料，是如何堅實，有些古建築物的彩繪，歷數百年而不變其色，現在起造的房子，不論大小，不多年就會傾斜，乃至於倒塌，反來不如過去，外面粉飾得非常之好，裏面實在是脆弱得可憐，從建築物上，就充分表現出潦草虛偽，頹唐苟且，一種不振作的氣象，諸如此類的情形，很多很多。

說到文化思想上失去了自信，那就更是數不勝數，例如談歷史的人們，滿口的不是法蘭西大革命，就是美國獨立運動一類似是而非的外國史料，至於中國自身歷史，很多的人，連朝代都弄不清楚，瞠乎莫知其所由，更談不上研究，就是有些研究，也是一鱗半爪割裂事實，所以居然有人硬說大禹是爬虫，鬧出這些個幼稚的笑話，談文字的人們，不肯去下工夫研究中國文字之因革，及其功用之所在，囫圇吞棗的，一筆抹殺，說是中國文字太複

雜，不合乎新時代的要求，於是有所謂文字革命運動，要拿拉丁字母來代替，在此，應請大家平心靜氣的想一想，中國之所以延展到五千餘年的今日，就是賴有深厚的文化力量，而這種文化力量，又建樹在文字的統一基礎上，如果真的要實現所謂文字革命，那到不如先把中國亡了反來得痛快，談藝術的人們，說是中國的繪畫不合理，中畫不如西畫，中國音樂無和聲，中樂不如西樂，中國的戲劇太封建，而且是低級趣味，中劇不如西劇，……慚愧得很，我們這些外行的人，實在是領略不到他們所謂的中畫不合理，中樂無和聲，以及中劇太封建的奧妙，有一次遇到一位學西畫的專家，據他對於中國畫的批評是這樣，「中畫和現實脫了節，畫的山也不像是山，畫的水也不像是水，畫的花也不像是花，畫的鳥也不像是鳥，」如果是根據這種看法，就認為中國的繪畫不合理，那實在是太冤枉中國畫了，中國繪畫的發展，是先由繪形，漸漸的進步到寫意，前者是拍合自然，後者在求發舒靈感，畫甚麼，像甚麼，這在中國畫學上，僅僅看作最起碼的下品，還沒有到達上乘呢，繪畫是如此，其他如音樂如戲劇，也就可以類推了。

不錯，我們決不能夠固步自封，凡是我們中國不好的東西，是要設法淘汰，凡是外國好的東西，是要盡量吸收。然而最低的條件，先得要把我們自身的東西弄清楚纔行，好像商店工廠一樣，一個商店，感覺周轉不靈，向外銀行借款，必須先將自身本錢算清楚，然後缺多少，借多少，一個工廠，感覺出品困難，向外補充材料，必須先將工廠裏原有的材料收攏一

更詳細檢查，然後談甚麼補甚麼，假如自身的東西，還沒有弄明白，就糊裏糊塗的一脚踢開，甚麼都不行，甚麼都要不得，這種態度，似乎是失去正常，決不會有好的結果，這話說起來多麼，要之，「有諸己而後求諸人」，放棄了自身的價值，一味的跟着人家跑，還要談救國，在這個宇宙裏，實在找不出這樣的一個道理來。

其次，再說到政治社會的情形，從縱的方面看，誠如領袖所說：「上臨下下臨上」，好像中國政治上有一種流行病，在上的人，總歸是對於在下的人，防衛得緊，很少的拿出真面孔來，永遠的保持着權力的間隔，有時候還要指鹿為馬，而要成套花鏡，或則是青天霹靂的來一套惡作劇，看你承受得了承受不了，十善不如一惡，不足以保持在上而向下的心理，而在下的人，為求得自身的存在，便就放棄應該做的事情不做，專門揣摩在上者的心理，怎樣可以討好，便怎樣討好，怎樣能夠迎合，便怎樣迎合，要不然。十九是存在了，在上的一防衛，在下的「揣摩」，這樣往復推倚，於是上下之間脫了節，從橫的方面看，最普遍的，是彼此割裂，漫無系統，譬如省政劃為民財教建各部門，原來是為分工的便利，其實在工作上也還是一體進行，不可分割的，這種道理，極其簡單而明顯，可是在事實上，每每的主持民政的人，只顧到民政這十部門的設施，有時候還要曲解法令，以為已便，至於地方教育，有無窒礙之處，地方財政，有無超出之虞，那是一概不管，財政的關係，影響地方秩序及教育建設，能夠收支相抵，便自以為能盡，至於是否因為財政的關係，影響地方秩序及教育建設，

種的不進步，那也是一概不管，其他如教育，如建設，亦復是各為門戶，并格不通，記得某省政府，財政廳的規定，縣長每年出巡旅費，以二百元為限，而民政廳的規定，各縣縣長每月須以三分之一時間（十日）出巡各鄉保，一年要有一百二十天為出巡時間，試問二百元旅費，如何得夠，這豈不是滑稽麼，所以橫的方面，彼此之間，又脫了節。

以上專就政治上一個角落來看，至於社會一般情形，那更像打了眼的狗，亂叫亂跳，簡直兒一點規律沒有，就拿朋友之間見面敬禮這件事來說，那就有好多種的樣法，有的是拱手，有的是偏一偏頭，有的是把帽簷捏一捏，有的是把右手或左手舉一舉，五花八門，要怎樣便怎樣，寫到這裏，又想起了一件事，有一次看到一個人外出殯，這人家大概有幾備錢，雇了一大批軍樂隊，在後面吹打着，前面的孝子，是穿着麻衣，戴着麻帽，手上還攜着麻布裹成的尺三拐杖，儼然擺出古喪禮的作風，可是軍樂隊是在吹打着甚麼呢，原來是接二連三的吹打着「毛毛雨」的調子，有心肝的朋友們，社會是這樣沒有條理，如何能夠站得住立得穩。

誠然，這上面所說些話，不免有點過於嘮叨，然而還沒有說到萬分之一呢，在這大時代當中，我們為的是要復興民族，挽救國家，所以不能不檢討自身的缺點，決不能夠再諱疾忌醫悶在肚子裏讓他壞下去。

乙 墮落的風因

要推尋墮落的原由，第一得要問是從那些人先墮落起？一個人的病，或則是死，五官百骸全身各部的細胞，一定先從一個部門腐壞起，然後逐漸蔓延及於全身，同樣的理由，中國人，有四萬萬五千萬之多，決不會在同一時間，不分老少，所有的全國國民，精神上都突然的變了質，其中必然的有一部分是墮落的先驅。

領袖說：

「社會不能進步，國家和民族不能復興，其責任就完全在我們知識份子。尤其是我們一般民衆的領袖。」——摘新生活運動之要義講詞。

國家風氣，弄到這樣萎靡不振，那些人應該負責任，在上面所引的一段話裏，已經是指點得明明白白，平情而論，中國的一般老百姓們，到現在大多數還是保持着樸厚之習，和純良之風，中國之所以能夠支持，敢武斷的說，百分之百，還是老百姓的力量，抗戰到了將近五年的今日，前方出死入生的浴血廝戰，後方是不分晝夜的加緊生產，以及淪陷區內，臨危不屈，見義勇爲，不斷的與敵偽相周旋，那一處不是顯示着一般老百姓的偉大？至於我們這些知識分子，尤其是領導民衆的士大夫們，做出些甚麼，貢獻些甚麼，無須多贅，大家可以看得見，我們只是有一個哀求，哀求這些領導民衆的人們，懸崖勒馬，不要再往壞的方面，繼續導演下去，不然，中國的窮鄉僻壤，所保留着的一點民族正氣，要被傳染得掃地無餘了。

第二得要問是從甚麼時期墮落起？溯起緣由，當然是很長，自北宋承五代消沉之餘，宗

國者未能起衰振弊，創造新的生機，只是在安定之中，決其統治大功而已。五夫降出，復以性理相倡導，士焉者，流於空想，下焉者，狃於苟安。於是演成千餘年來積重難反之衰備極。性，王陽明預習齋者流，提倡知行與實踐的學說，其用意亦不外乎針對歷史上的衰頹，而圖所。矯正之，這是從很遠的來源上講，然而中國的古國精神，還是繼續的存在着，不過有起伏消長的不同罷了，至於中國的精神，受着極大的摧殘，幾乎喪失殆盡，乃是近百會來的重事象，大蓋自滿清中葉以後，海禁大開，中西文明，起了相激相盪的接觸，我們以接受動蕩與的精神，突然的和歐西聲光電化和交流，於是心為所攝，氣為所餒，甚至有人忘其本來，鑿其所所以，提倡所謂全盤西化之說，整個的喪失了自信，在精神上遂呈動盪之勢，而不能自立。

第三該就說到墮落的癥結之所在了。因為精神士喪失了自信而不能自立，所以精神上就呈獻出墮落的現象，這是很簡單的一個因果律。如果進一步的分析，癥結所由以發生者，其端。

一、喪失了固有道德

二、喪失了固有智能

其端到了固有道德，或此有人指為迂腐之談，無關實際上的功效，其實中國所謂道德，並非空泛，道即為道也，亦謂道德。現於心意之內，謂之道理，表之於生活之外形者，謂

四 新型精神之確立

戰爭之於國家，就如同人的身體上，得了癩病一樣，假使調治得法，不僅可以恢復原來的健康，而且可以增進健康，會比原來強壯。我們這次對敵抗戰，不單是驅逐日寇，撲滅日寇，就算了事，還要把握住這個大時代，除舊佈新，把我們的自身，從戰爭當中，健康起來，強壯起來。上面不厭其詳的說明國民精神之重要性，並歷數當前的墮落現象與原因，毫無隱諱，報告事實，就是爲的要在「大時代」中，創造出新型的精神來。

創造新的，不明瞭舊的，美惡之跡象，就看不清，取捨之標準，就拿不定。結果是新的也就創造不出，創造現在的，不能把握將來的，將來與現在，就不能連貫起來，將來自將來，現在自現在，說到好的方面，最多不過「瓣花碎錦」而已，到了將來，還是要從頭另起。所以我們要冀樹國民精神新的典型，一面固然是要回溯過去，「」就是要從根救起；另一方面還得要預測將來，「」就是要迎頭趕上。在這裏，我們要問，將來是怎樣呢？這當然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得完，不過我們可以這樣說，過去的衰落與將來的中興，是出於互相排斥的邊界，凡是一反過去衰落的氣象，就是將來中興的氣象。我們建立新型精神，也就是從這裏找根據。

中國目前，很多的地方，犯了一「誇大狂」的毛病，不管什麼方案或是計劃，以及改革憲

見，內容總是豐富得無以復加（？），分條列目，應有盡用，看起來沒有個不是滿紙琳琅，美不勝收，然而要認真的推究其實在，每每十之七八，不能拍合事實，等於虛文，我們在提出國民精神新的典型來，首先要避免這種毛病。國民精神所顯露的現象，固然是很繁，但萬枝有本，萬流有源。我們是要從最底層的動因，找出頭緒來，比如前面所說的館子裏炒菜，先將菜炒好，然後放生油，吃館子的人們，只知道通常館子裏，在求表面，不講衛生，可是爲什麼不講衛生？這其間所隱伏底層的動因，是營業上利得心理埋沒了人性中同情心理。即使我們對於酒館業社會，不從其同情心理上做功夫，僅僅是提倡衛生運動，那必然的收效很少。所以我們如果抓住了重要的動因，求其切實可行，行之有效就得了，不必好高，不必務遠，更不必搬出許多學理來做大塊文章，這也是建樹新型精神之一要義。

抗戰到了四年多的今日，一般國民風氣，在千錘百鍊中陶冶，已經有了不少的進步和轉機，最顯著的：如許多都會中生長的婦女們，在戰前生活，除了塗脂抹粉，聽戲看電影……；爾外，別無生活可言，可是到了現在，那就大不相同，過去不會造飯，現在也會造飯了，過去不會做衣服，現在也會做衣服了。甚至有的到社會上去經商，或挑其他的正常職業來做，「善爲治者，因勢利導」，這些種種現象到來，我們就得順其勢而導之，庖丁解牛數千，歷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（見莊子），這種道理，並不是奇。不過是窺其腠理，順其趨勢罷了，順之則易，逆之則難，既有種種則當利導，這又是建樹新型精神之一要義。

了。我們所製精神，究竟需要兩個甚麼？是應從甚麼地方建樹起？依據上面的檢討，我們可以看法則第一是自由心理，論於我不如人的心理，所以今後要養成國民自尊性。第二是由自由心理，造成紛歧割裂的病態，所以今後要提起國民團結性。第三是由自由習慣性，造成頹廢之症，所以今後要激發國民冒險性。第四是由自尊性，造成虛妄苟且之現象，所以今後要養成國民勤儉性。中國的毛病，固然很多，但是最痛扼住這幾個要點，現之於實行，則切實而無遺憾。故此等等的問題，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。

自由與尊性
領袖

「國家的生存與個人的生存是一樣的，一個人若是沒有靈魂，僅剩一個軀殼，這個人就是一個死人，甚至還不如死人，僅有軀殼，是沒有用的，國家和民族，也是這樣的，立國於世界之上，他一定有一個立國的精神，就是國家靈魂之所在。」——摘革命者

學前的重要論詞。

人們的靈魂甚麼？這裏所講的，不是神靈之靈，也不是鬼魂之魂，簡而言之，就是「自由與尊性」。我自由而之我，我自由而之我，佔有一定的空間和一定的時間，在一定的空間和一定的時間內，人們具有其自我的寄托所存，和自我的價值所在，久於做工的人，他的價值，就在其技術上，他的價值，就在其業成出上，久於經營的人，他的價值，就在其

等，就在業務管理上，他的價值，就在業務管理上。當然做工的不一定就不可以從事經商，經商的不一定就不可以從事做工。然而他總歸有他的本來，所謂君子固本，立而道生。這一個國家，也如同個人一樣，我們中國有這樣大的人家，和這樣久遠歷史，和這種現狀，總不是偶然而來的，其中一定有其自我的寄託，和自我的價值，而這些自我的寄託和自我的價值，就其自身存在的保障，如果依全盤西化論者之及相來主義論者之不分，自吾國抹殺其整個的推測，以自我為中心，硬要削足適履，仿效人家，一切以切實，結果結實與失了固有精神，必然轉自立不穩，就好像十個洋槍自身先被毒藥似的，人家叫他向東，他就向東，人家叫他向西，他就向西。這點要緊，沒有說與西國人，沒能約在亞細亞大陸，所以我們第一就應變成「自尊性」人，而不要「西化」，而不要「西化」中國人。

「自尊性」與「自大性」不同，「自大性」是虛張聲勢，「自尊性」是實存，是沉着的，重心偏在反求諸己，例如甲乙二人比賽劍術，一次二次乃至三四次，都是甲負乙勝，然而甲不承認他自己劍術不行，偏偏指責乙的劍術，姿勢如何不正確，解決如何不敏捷，甚至於比賽的勝負，是當時沒有注意的結果，否則一定可以取勝的，顯出一種狂妄傲慢的態度，這種態度，固自大，且虛假，甲負之後，便即研究當時甚麼論於負的地位，更進一步，檢討自己的劍術，甚麼地方有缺點，於是痛下苦功，力求精進，期出一個實事求是的精神，這便是「自尊」，有人問我：中國在明清時代，或其在新開成同中興的繁榮，或成

的風氣，是看不起外國人，處處都以「天朝大國」自居，不能說沒有自尊的精神，然而為甚麼八國聯軍之後，就幾乎支持不住呢？我對於這個答案，那是「自大」，而不是「自尊」，如果是「自尊」，就應該整軍備武，勵精圖治，取人之長，補我之短，縱然是八國聯軍，也不致於一敗塗地到那樣光景。

二曰同情性

領袖說：

「一個中國人，和一個外國人相比，無論是運動或考試等等，中國人不落後，往往還要佔優勝，可見中國人的聰明才力，絕對不比外國人差，但是拿兩個以上的中國人，和兩個以上的外國人相比，一定比不過他，如果人數更多，就格外比不過他們，這就是外國人能團結，中國人不能團結。」——「摘勞動與服務講詞」。

中國的人與人之間，是病在不能團結，所以比不若外國人，領袖已經明白的指出病源了，然而為甚麼不能團結，病源又在那裏，這要依照前面一般的說法：是因為喪失了固有的道德，散而弄得一盤散沙，可是這還嫌不夠具體，具體的說，就是缺乏了「同情性」，在任何一個社會裏，都有這種的表現，我們試看，中國凡是私人經營小規模的企業，特別發展，而且十之八九，都是利潤很豐，到了合夥企業，或是公營或國營企業，那就不然，不是內部鬧亂子，便折本停業，奇怪得很，兩個以上的人在一起，就弄不好，至於政治上也是如此，

誰管那一部門，誰就只顧到他這一部門發展的方便，如何方便，就如何發展，是否影響其他部門，或與其他部門有無抵觸，那是一概置之不問，因為其他的部門，是別人的事情，犯不着我來操心，推而至於各個社會的表現，如出一轍，別無二致，走到農田裏，在比鄰的田畝之中，每每的是甲田患水滿，乙田苦赤旱。走到機關裏，在一個辦公室之中，閑的是閑得不耐煩，忙的是忙得不開交，走到馬路上，那更是充滿了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」的景象，尤其在三五個以上的人羣裏，總歸可以聽到互相傾軋之聲，不是甲攻乙，便是乙罵甲，中國的人，固然很多，然而實際上，各個兒是各個兒，連不到一起，等於很少的人，這樣下去，如何得了，所以我們第二要提起同情性。

同情性，就是人與人之間凝結的基礎，何以言之？因為同情性在人類意識中，含有兩種境界，消極方面，凡是自己生平痛惡的，於是聯想到別人，就不要勉強別人承受這種痛惡，所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是也，積極方面，凡是別人正當需求的，於是反證諸自己，就得要補助別人的這種需求，至少是不防礙別人的需求，所謂「替推其所為」是也。這樣，我與人的內蘊之「情」，便可以緊湊起來，合而為一，而無所間隔不通之處，由內蘊之「情」緊湊，人與人之間，便可自然緊湊，本來，「人」不僅是人，而是社會上的一個人，在社會上佔有一定的方位，對待尊親來說，我是卑親、對待卑親來說，我又是尊親，對待兄，我是弟，對待弟，我又是兄，對待長官，我是部下，對待部下，我又是長官，在我的周圍，環繞

虛消長的，國家社會，自然也不無例外，經過長期的「承平」，「富庶」，「安定」，「保守」，以及優游自適，勇敢的精神，和進取的意思，都漸漸墮了，自然是要遭受一種顛覆，在顛覆的時候，我們要惹起「死回生」，「轉弱為強」，就得要改變方向，所謂「越危險的力」向，我們越不怕，越危險的地方，我們越要去，「目前雖做麻煩，彼後無餘」，已經到了歷史演成之頓挫的時候了，所以我們第三要激發冒險性。

在字面上，冒險性似乎不平凡得很，有些個「過猶不及」之嫌，然則其意義上看來，所謂「冒險」，有其一定的限度，「冒險」的對待是「畏縮」，凡是不超過本身能力範圍，很可能的得到，而自己以為不可能，這是一「畏縮」，凡是達到了本身能力的尖端，甚至有些突出能力尖端之上，一般人認為不容易做得到，而自己挺身直前，勉強的來做，便是冒險，所以冒險的限度，並沒有到了「絕對的不可能」，到了一「絕對的不可能」，那就不是冒險，而流於「狂妄」了。例如火車正在開足馬力行駛的時候，某甲自詡其氣力之大，可以阻止火車，躍身於火車頭之前，意欲阻止火車前進，結果是白白犧牲自己性命，這就不免於「狂妄」，超過「冒險」的限度，又如某乙可以担得起一百斤重，現有一百二十斤的担子，超過某乙負重的能力之上，而某乙毫無懼色的担起，在能力上固然是超過，但非絕對不可能，與阻止火車不同，所以某乙是合於「冒險」的限度，假使某丙本來可以担得起一百斤重，可是看到八十斤重的担子，就有面談虎色變起來，這毫無問題是一「畏縮」，要之一「冒險」

的一端是「畏縮」其弊在不及，「冒險」的另一端是「狂妄」其弊在太過，冒險任是恰到好處。

我們是要在抗戰中來建國，每個人都有兩重時代的使命，所以每個人都要發揮能力到尖端之上，冒險性的重要就在此。

四曰切實性

領袖說：

「科學的本本精神，就是要實事求是，精益求精，分別來講，就是要真實，不許有一點虛偽欺騙，要精確，不許有一點苟且含糊，最後更要徹底，不許有一點因循苟且，半途而廢的惡習。」——摘新生活運動第二期的目的和工作的要旨講詞。

當前的現狀是這樣，不管甚麼事，在表面上，總歸是頭頭是道，應有盡有，然而一經其實際，則幾乎一無所有，前因如何是不管的，後果如何也是不管的，僅僅的求得當時能夠敷衍得過去，就算了事，記得某機關修建房子，事先的計劃和圖案，再也周到不過，主辦的人，是忙得煞有介事，而且請了所謂工程專家來設計，房子建修好了，表面上是煥然一新，陳設的也很堂皇富麗，可是不到六個月的時間，就塌倒了好幾處，這種不真實，不精確，虛偽欺騙，含糊苟且，不僅修建房子是如此，推而至於一切，十之八九，都可「作如是觀」。其次中國人做事，還有一個大毛病，就是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」，在起初的時候，沒有個

不是聲勢浩大，有聲有色，到了後來，就無聲無息，沉沒下去，弄到一個「虎頭蛇尾」了。事，試看中國各種運動，多得不可勝數，然而一直到了現在，「運動」還是「運動」，甚至於「運動不動」，所以我們第四要鍛鍊切實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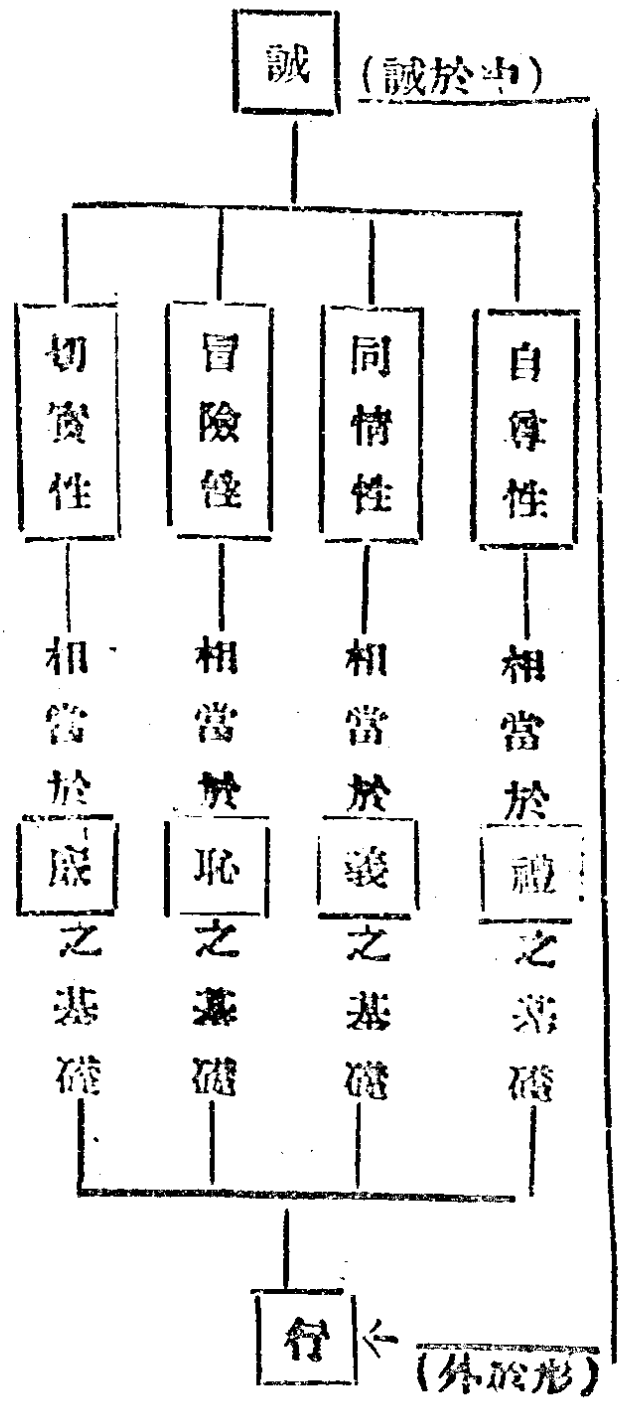
切實性的涵義，就是科學精神，自縱的方面說，當然是要自始至終，由前到後；自橫的方面說，尤其是要由此及彼，自小至大，這樣的做一件事，纔能比較圓滿周全，庶幾不致發生片段的割裂的等弊病。然而這還是「切實」的起碼工夫，如果進一步推究，能夠做到「切實」，是很不容易的，例如有一個墾荒的農夫，在一個廣泛的荒地裏，終年進行墾荒工作，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」，無一時一刻的間斷，所墾的荒地，由一畝二畝，十畝二十畝，漸漸增加到一百畝二百畝，這種精神和成就，通常認為一定是再「切實」不過的，其實還是不夠，因為這片荒地，土壤是怎樣，水源是怎樣，究竟宜於墾植，還是宜於牧畜。假使宜於墾植，四周的環境是怎樣，與外間的交通又怎樣，是適宜於墾些甚麼，每年收穫的農產品，是怎樣的向外推銷，是不是接近荒地的一般社會所需要的，這些「客觀情態」，要全面澈通，弄清楚了，再加上「主觀意志」的堅定，夫而後纔可以說得上是「切實」，至於有條理，有步驟，那是不待言的。

以上關於我們所需要的些新型精神，已經擇要列舉出來了，然而如何纔能充分表現這些精神，這就不能不歸到「行」，不管精神是怎樣飽滿、充實，如果不見之於「行」，那還是

內德的、潛伏的，影響不了社會。結果終於不飽滿，不充實，在前文曾經說明精神重心之所在，是「謙」，這兒是要指出精神歸宿之所，是「行」，行就是動，精神之動，周易乾卦，即首揭如義，並分為六個過程，初九，潛龍勿用，龍是「陽至健」，代表精神之動態，這個時候，精神還隱藏於「內」，故曰潛。初二，見龍在田，這個時候，精神漸漸動達於外，故曰見。初三，君子乾乾終日，夕惕若厲，這個時候，精神向前躍進，或是向「外」，正在兩可之間，最宜着力，故曰惕。九四，或躍於淵，這個時候，精神已經向後躍進，故曰躍。九五，龍飛在天，這個時候，精神之動態，已達到極點，其行大著矣，故曰飛。上九，亢龍有悔，這個時候，其行已過大著，外再進進不已，則必類於「有悔」的地步，故曰亢。依據這一段經義，我們對於「行」，要翻出步驟來，應當着力的地方着力，不能徘徊，應停止的地方停止，不能莽撞，附誌：

新 型 精 神

精神動能之進程



五 結 論

精神的力量，是可以「開物而成務」，所以國民精神之振盪，對於國家之盛衰消亂，如影隨形，恰成對比，中國近百年來之衰落，其唯一之癥結所在，即基於一般國民精神之衰落，目前正值抗戰建國之艱繁要關頭，全國上下，應加緊用命，故對於國民精神，有鑄造新的模型之必要，所以模型如何鑄造，在上文已作一般的檢討，至於怎樣的方法來鑄造，這就

得要全國各面，尤其在上領導的人，齊一目標，身體力行，「心裏如此想，口裏如此說，手
下就要如此做，並且要今天如此做，明天也如此做，明年後年乃至於五年十年，都察繼續不
斷的做到最後成功爲止。」

(完)

10
642451
(83)

442451